

41894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13
20000 1477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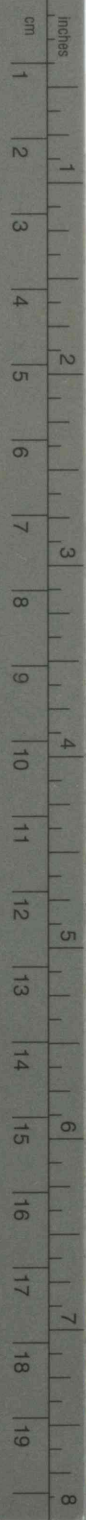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375.9  
Ka14  
資料室

校訂  
新編漢文讀本  
簡野道明編  
卷五



資料室

資料室

325.9  
Ka14

大正十二年二月十日  
教育部省檢定  
漢文教科用

簡野道明編

校訂新編漢文讀本

東京 明治書院



校訂新編漢文讀本卷五目次

勅諭陸海軍人	刪修	重野安繹	一
雙殉行	(練習)	竹添光鴻	四
廣輿圖記		尾藤孝肇	六
和氣清麻呂論		賴襄	八
錦山神祠改建記		安井衡	一二
清正讀論語	(練習)	大槻清崇	一六
論語抄			一七
柳氏家訓	小學		一八
藤田東湖碑		青山延光	一九
述懷		藤田彪	二五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二六

校訂新編漢文讀本卷五目次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	二九
桃花源記	陶	三〇
歸田園居	陶	三一
管鮑之交	史記	三二
貧交行	杜	三四
故事雜抄	甫	三四
廉頗藺相如列傳一	史記	三六
廉頗藺相如列傳二		四一
格言二則	(練習)	四五
題藺相如奉璧圖	(練習)	四五
鴻門之會	史記	四六
孺子可教	史記 (練習)	五四
留侯論	蘇	五六
	安	
	井	
	衡	
	軾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練習)	李	六〇
英雄末路	史記	李	六〇
題烏江亭	(練習)	杜	六六
虞美人	艸 (練習)	曾	六七
讀項羽紀		林	六八
熟語出典例		長	六八
袁州學記		李	七〇
學問思辨行	中庸	觀	七〇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	七二
故事雜抄	(練習)	軾	七二
岳陽樓記	(練習)	范	七六
仲淹		甫	七六
登岳陽樓	(練習)	甫	七九
春望	(練習)	甫	七九
		杜	
		甫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	軾	八〇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	修	八三
豐樂亭記	歐陽	修	八八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愈	九〇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	元	九六
鈞鏹潭記	柳宗	元	九七
峽中紀行 節錄(練習)	荻生	徠	九八
捕蛇者說	柳宗	元	一〇一
死於虎者 註釋例 禮記	柳宗	元	一〇四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	元	一〇四
賣花翁	阪井	華	一〇七
雜說四	韓愈	愈	一〇八
題鞭駘錄 (練習)	鹽谷	弘	一〇八

韓愈諫迎佛骨 綱鑑易知錄	韓愈	愈	一〇九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練習)	韓愈	愈	一一一
爲兄軾下獄上書	蘇轍	轍	一一二
御史臺獄中寄子由	蘇軾	軾	一一五
與李公擇	蘇軾	軾	一一五
望天門山 (練習)	李白	白	一一六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練習)	李白	白	一一七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轍	一一七
赤壁之戰 十八史略 (練習)	蘇軾	軾	一二〇
前赤壁賦	蘇軾	軾	一二二
後赤壁賦	蘇軾	軾	一二五
赤壁	袁枚	枚	一二七
題赤壁圖後 (練習)	安積	信	一二七

峨眉明月歌 (練習)	李	白	一二九
江樓書感 (練習)	趙	嘏	一二九
符讀書城南	韓	愈	一二九
水哉水哉 孟子			一三一
格言 五則 (練習)			一三二
詠富士山 (練習)	柴野邦彦		一三三
池無名傳	安積	信	一三三
陳情表	李密		一三八
送母路上短歌 (練習)	賴	襄	一四〇
孝子之養老 禮記			一四一
慈烏夜啼 (練習)	白居易		一四一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一四二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一四八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一五四
過平原作 (練習)	文天祥		一五八
隴西行 (練習)	陳陶		一六〇
己亥歲 (練習)	曹松		一六〇
岳飛精忠 刪修 通鑑綱目	岳飛		一六〇
題青泥市寺壁 (練習)	岳飛		一六四
岳王墓	馬存		一六四
文天祥不屈 刪修 宋史紀事本末 (練習)			一六五
正氣歌	文天祥		一七〇
和文天祥正氣歌 (練習)	藤田彪		一七二
初到建寧賦詩并序 (練習)	謝枋	得	一七四
孟子抄			一七五
牽牛 孟子			一七七

四端	孟子	一八四
天時不如地利	孟子	一八五
舍生而取義	孟子	一八六

校訂新編漢文讀本卷五

勅諭陸海軍人刪修 重野安繹

明治十五年一月、勅陸海軍人、使盡忠節、正禮儀、尙武勇、重信義、以竭力國家。曰、我國軍隊、世世天皇所親統率也。在昔神武帝、躬率大伴、物部兵、討平中州、不庭、以卽天位、統御天下。爾來二千五百有餘年、其間世運變遷、兵制有沿革焉。古之制、天皇躬率軍隊、雖時有皇后、皇太子代之、未嘗委兵權於下。及至中

中州斥大和地  
方、  
 不庭、  
 拜庭、  
 此斥長隨彥等、

沿革 移妻

壯兵  
先仁天皇朝、朝貢兵、  
ハ農に課し百姓の強  
壯にして馬才に堪  
ふるも、之を徵す即ち  
志氣を以て  
所謂壯兵なり。

六衛府謂左右  
衛門府左右衛  
士府左右兵衛  
府也

防人謂守備西  
陲者也、サキモ  
リ九州防人

弘化仁孝天皇  
年號  
嘉永孝明天皇  
年號  
軫音震痛念也

版籍  
土地人民

世文武制度、概倣唐制、置六衛府、建左右馬寮、設防  
人於邊塞、兵制稍整。然昇平日久、朝廷政務、漸流文  
弱、因襲之久、兵農自分爲二。古之徵兵、變爲壯兵、遂  
爲武士、兵馬之權、一歸其首領。遭世亂離、政治大權、  
亦落其手、殆七百年矣。雖時勢使然、非人力所能挽  
回、然其悖我國體、背我祖法、可勝慨哉。降至弘化、嘉  
永之際、江戶幕府政衰、加以外國事起、將受其侮。皇  
祖仁孝天皇、皇考孝明天皇、深軫宸衷、朕登祚之初、  
征夷大將軍納政權、大小諸藩奉還版籍、海內統一、  
始復古制矣。是雖基乎歷朝祖宗愛撫黎民之遺澤、

尙書益稷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

與文武忠良輔翼洪業之功績、亦未嘗不由乎我臣  
民辨順逆、知大義。於是思更兵制、耀國威、拮据十五  
年、乃今始得定陸海軍制。夫兵馬大權、是朕所統、而  
百司諸務、乃任臣下。然至其大綱、朕自攬之。切望子  
子孫孫、篤體斯旨、知天子掌握文武大權之義、無或  
若中世以降、失墜國體。朕既爲汝等軍人大元帥、故  
朕賴汝爲股肱、汝等戴朕爲元首。一體同心、其親莫  
深焉。朕得保護國家、膺上天之惠、報祖宗之恩、與否、  
一由汝等軍人、克盡其職、與否、萬一有國家威武不  
振、汝等當與朕分其憂。至我武維揚、耀其光榮、朕又

蒼生庶民也

蒼生庶民也  
蒼生庶民也

當與汝等共其譽。汝等皆守其職，與朕一心協力，保護國家，則我國蒼生永受太平之福。我國威烈大發，揚於宇內。是朕所望乎汝等軍人也。

(一) 深軫宸衷 輔翼洪業 一體同心 我武維揚 (二) 汝等

軍人能遵守訓諭以盡報國之務，則舉國蒼生咸悅之。豈

惟朕一人懌哉。

雙殉行

竹添光鴻

竹添光鴻號井  
井熊本人所著  
有左氏會箋棧  
雲映雨日記等

戰雲壓城城欲壞。

腹背受敵我軍敗。

聯隊旗兮臣所掌。

為賊所奪臣罪大。

旅順巨礮千雷轟。

骨碎肉飛血雨腥。

今助義

二萬子弟為吾死。

吾何面目見父兄。

青山馳道連朱闕。

萬國衣冠儼成列。

靈輿肅肅牛步遲。

金輪徐轆聲如咽。

弔砲一響臣事終。

刺腹絕喉何從容。



天下之勢質本而文末也。質內而文外也。質則簡，則民俗淳而節義之風全矣。文則華，則民俗薄而節義之風亡矣。古今盛衰之機皆決于此。

漢書 布衣書

朱闕  
朱闕  
朱闕



蛾眉美人

恫痛也

旁有蛾眉端坐伏。

白刃三刺織手紅。

遺書固封墨痕濕。

責躬誠世情尤急。

言言都自熱腸迸。

鬼哭神恫天亦泣。

嗚呼以身殉君臣節堅。

舍生從夫婦道全。

忠魂貞靈長不散。

千秋萬古侍桃山。

廣輿圖記

尾藤孝肇

四方之國以萬數而大小強弱蓋莫不相凌相奪焉。吾大八洲獨立乎天地之間萬古一統異類不雜。是以五畿七道六十六州建置一定其名號不復易也。獨奈中古多事祕府典籍多罹乎災輿地舊圖不可

輿地

理治之政也

博雅博學雅正

今格律令格式

客歲去年

所建慶元慶長元和建讀爲鍵鎖也囊箱兵器具也兵器皆以鍵囊閉藏之不復用也禮記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囊

復見慶元建囊文明之理由此以起迄今二百年所教化益盛於是博雅之士相踵而興互有所考乃國史令格乃百家之書復行焉。閒有善言地理者其圖又先後竝出而稱爲精覈者亦不尠。然至于山川鄉曲之小名則未遑周舉也。客歲余從稻葉侯邸偶見一圖卽侯之所玩也。裝在子一大屏徐而覽之山川鄉曲及邪徑小灣皆可指點而知舊圖之詳恐無踰焉。余進告侯曰吾大八洲環以大海幅員如是其廣萬古一統不受外夷之侵寔天地閒神明之邦也。侯以斯圖爲朝夕之玩其意何爲也。無乃思一統之所

何贅  
何無  
何有

和氣清麻呂備  
前人桓武天皇  
延曆十八年薨  
第一段論士之

以然邪。夫推斯所思也。以事上則忠義之心，凜然乎立。莅民則仁愛之情，油然乎生。斯圖之玩，豈無所益於侯之德哉。某也不敏，敢以是為祝。侯莞爾曰：為我記之。與圖置諸左右，時觀時省，以味博士之言。於是退綴其語，貽之。若夫壤地廣狹之分，道里遠近之差，圖既粲然，余復何贅。

- (一) 建囊 博雅 精覈 鄉曲
- (二) 凜然 油然 莞爾 粲然
- (三) 二百年所 三里許 余復何贅 僕復何言

和氣清麻呂論

賴

囊

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無氣節，非士也。士之有氣節，

氣節關係天下  
國家，以為冒頭  
即一篇主意

第二段先呼起  
清麻呂，次極論  
當時滿朝無氣  
節之士

盧舍那佛，謂奈  
良東大寺大佛  
也。百如來  
膜拜，舉兩手伏  
地而拜也。膜，音  
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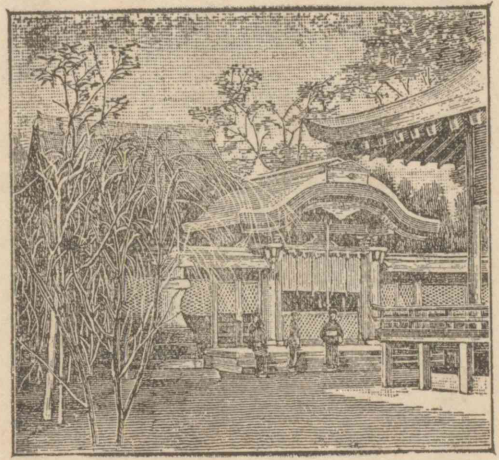


和氣公像

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國之有士氣也，猶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楫也。舟無楫，則覆；家無柱，則傾；國無士氣，則亡。吾觀於和氣清麻呂之事，有以知之。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橘諸兄以華胄，位極正一位矣。聖武之惑，溺婦言，事無益興造，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慶廬舍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衛往。諸兄為後乘，合掌膜拜，以當萬眾之觀，而不恥也。吉備真備，以儒學受寵兩朝。

立昉南都興福寺僧

位至大臣、稱爲帝師矣。立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驕橫、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知、相率拜賀、仰爲法王、而不恥也。觀此二人之所爲、可以推其王他矣。景雲之元、釋奠大學。神其二年、旌表孝子貞婦。其社三年、百官朝道鏡於西宮。噫、釋奠之禮、何禮乎。旌表之典、何典乎。而眞備則以爲道行矣乎。故講禮講學、儼然稱士大夫、而無氣節焉、則其無益於國也、如此。



朝、禮、三、日、釋、奠、大、學、神、其、二、年、旌、表、孝、子、貞、婦、其、社、三、年、百、官、朝、道、鏡、於、西、宮、噫、釋、奠、之、禮、何、禮、乎、旌、表、之、典、何、典、乎、而、眞、備、則、以、爲、道、行、矣、乎、故、講、禮、講、學、儼、然、稱、士、大、夫、而、無、氣、節、焉、則、其、無、益、於、國、也、如、此、

第三段論有清麻呂一人之氣節維持當時天下、以結主意、更合論諸兄眞備、清麻呂醜美對照、慷慨以終之、誰不讀之興氣節之心哉。

矜敬也、式則也、孟子曰、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夫以赫赫天朝、祖宗百世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懼禍也。當此時、有一人焉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清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爲倚賴也。及光仁天皇之卽位、首召還清麻呂、復其本官、是矜式士大夫、定天下之所向也。嗚呼、可謂知所務矣。天下可百年無如諸兄眞備者、不可一日無如清麻呂者。

士ノ氣節アルハ、獨リ以テ其ノ一身ヲ立ツルノミナラザルナリ、以テ國家ヲ維持シ、天下ノ安危ヲ定ムル

二足ル 二十五字

錦山神祠改建記

安井 衡

錦山神祠加藤  
清正廟也、在於  
熊本城北、

天。地。之。閒。至。大。至。剛。物。莫。能。屈。之。經。千。歲。而。愈。盛。者。  
其。唯。忠。正。氣。乎。當。其。磅。礪。觸。物。也。山。岳。失。其。高。江。海。  
失。其。深。凡。橫。目。之。民。神。之。靈。之。畏。之。敬。之。而。莫。知。其。  
所。以。然。猗。歟。盛。矣。自。天。下。力。爭。名。將。英。士。世。不。乏。人。  
而。其。能。當。是。德。者。漢。有。關。羽。我。有。清。正。公。公。揚。武。於。  
海。外。餘。威。所。壓。至。以。止。兒。啼。誠。一。世。之。傑。也。然。是。猶。  
未。足。為。公。道。當。慶。長。之。季。關。左。之。威。如。虎。負。嵎。誰。敢。  
觸。之。而。公。輔。幼。主。與。之。會。於。京。師。不。懼。不。激。逍。遙。就。

清正公  
關左之威如虎負嵎  
猗歟

慶長十六年德  
川家康在京師  
召見豐臣秀賴  
清正及淺野左

京大夫從焉淀  
君危之。清正曰  
臣等以死守郎  
君。必無虞矣。

申同神

亡國之社屋之  
不受天光未屋  
謂未亡

屋之  
不受天光未屋  
謂未亡

事終全兩家之交而還。既而出匕首於懷曰。今日之  
事。聊以報豐公萬分之德矣。蓋公操至剛之德。出之



清 正 公 像

以柔。是以勇者不敢怒。智  
者不敢謀。浩然申於萬物  
之上。嗚呼。使公不死。姦豎  
斂跡。而又能折衝於千里。  
雖天命有歸。豐臣氏之祠。  
未必遽屋也。而天奪之年。

豈不惜哉。夫羽仕三分之一國。一敗就擒。其事不足言。  
然後世尊之。至稱為帝。唯非以忠正之氣。死而不熄。

廟食... 緇徒奉之... 傳...

邪。況公德所成。如是宜矣。其廟食百世。而人益尊之也。初祠在本妙寺。緇徒奉之。明治四年。廢藩為縣。知事細川氏曰。神佛混淆。非朝廷之意也。遷祠城中。商賈從而徙者數十家。行香者日夜雲聚。是歲冬。鎮兵

# 敬主一節道

書公正清

入城。陸軍省議曰。軍容

貴肅。今兵民雜居。非所以嚴國威也。乃命出民於外。凡拜公廟者。月許二日入城。其餘不得行香。民心未厭。乃又議遷祠於外。事久不行。六年冬。今令到任。聞

北城

崇位東南

腹音感丹土之善者

之曰。神人不和。非國之福。且功德如公。廟兆不定。何以勸人。明年冬。縣事略就緒。乃卜地於城北。面巽位而立祠焉。遠望蘇岳。近接江津。優攬形勢之勝。命下之日。官民踊躍。捐貲助役。規模之宏。丹雘之美。不日而成功。又環之以華樹。為士女遊息之所。以表其景慕之意。於是乎公德益顯矣。八年七月。令以事來東京。介人請予記其事。乃謹次其事。以答盛意。令姓某名某。土州人。予與令無半面之識。安能知其賢否。然今日之令。事大任重。其名雖令。其劇倍守。而速能及是事。使其民知所向。則其施於政者。可想矣。

(一)至大至剛 猗歟盛矣 虎負嵎 豐臣氏之祠未必  
 遽屋也 神佛混淆 軍容貴肅 廟兆 捐資助役  
 (二)緇徒僧侶 雲聚蟻附 景慕之意 欽慕之情

清正讀論語

大槻 清崇

肥後侯加藤清正在大阪語人曰前田亞相晚年好  
 學手不釋卷記大閣薨之年招請余及浮田淺野諸  
 侯談及論語因舉曾子可以託六尺之孤章示余等  
 曰在今日忘此語不可謂之忠臣矣余當時瞠學不  
 解其意今而思之洵有惕然足深省者惜亞相不在  
 無由論心耳其航海歸肥後也駕大艦呼天地丸者

胡孫

而西。艙閒日讀論語以朱墨自句。清正有所愛胡孫  
 遊戲不離側。偶起之廁。胡孫瞞其亡竊把朱筆縱橫  
 塗抹卷上。清正復坐視之笑曰汝亦有志聖人之道  
 乎。復研朱墨句而不輟。

論語抄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衛靈公篇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泰伯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

志士有志之士  
 仁人成德之人  
 也理當死而求  
 生則於其心有  
 不安矣是害其  
 心之德也當死  
 而死則心安而  
 德全矣  
 其才可以輔幼  
 君攝國政其節  
 至於死生之際  
 而不可奪可謂  
 君子矣

艙閒

艙閒

亞相

六尺之孤  
 百里之命  
 臨大節  
 而不可奪  
 君子矣

志士

校訂新編漢文讀本卷五

一七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

柳玘字直濟唐柳公綽之孫仲郢之子仕至御史大夫作家訓訓其子弟

漢書匡衡說詩解人頤

頗僻謂偏頗邪僻之行  
簪裾猶言衣冠  
麵羹酒也  
名宦顯仕也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篇

柳氏家訓

小學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惜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遊。耽嗜麵羹。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

匿近陰附也。權要有勢位者。資猶品也。猜恨也。

燎燒也。

青山延光字伯卿。號佩莖齋。水戶藩儒臣。明治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有國史紀事本末。景山公德川齊昭。

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靡甘澹泊 不恤人言 解頤 銷刻 簪裾徒在廝養何殊 名門右族 成立之難如升天 覆墜之易如燎毛

藤田東湖碑

青山延光

安政二年十月二日。我水戶側用人兼學校奉行藤田君歿於江戶藩邸。兩公悼惜。命歸葬鄉里。明年景山公親題其碑。曰表誠。命臣延光爲之文。延光謹按。

文公德川治保

絳侯周勃灌嬰  
隨何陸賈皆漢  
初人晉書劉元  
海載記嘗謂同  
門生曰吾每觀  
書傳常鄙隨陸  
無武繼文無灌  
館中五事曰心  
術不正者不宜  
預館職曰正人  
實學不宜廢棄  
曰攝職之選不  
宜在彪曰史業  
督責不宜迫蹙  
曰虛文紛飾不

藤田氏之先蓋出自參議小野篁考諱一正始仕我  
文公終於彰考館總裁妣丹氏君諱彪字斌卿稱虎  
之助後更誠之進號東湖君幼而奇穎稍長嗜武藝  
不甚喜讀書年踰弱冠慨然自奮曰絳灌無文隨陸  
無武古人所笑丈夫奈何不學遂刻苦讀書尋喪父  
襲二百石補進物番爲彰考館編修攝總裁事君致  
書總裁論館中五事議論剴切文辭雄健人始知其  
專力家學哀公病篤繼嗣未定當路頗有異論物議  
沸騰一國寒心君憤激將赴江戶筮之不吉投策曰  
臣子赴難何問吉凶遂與諸同志馳至江戶謁支藩

宜助長

德川齊修水戶  
藩主文政十二  
年十月薨私諡  
曰哀公弟齊昭  
繼

辭暢  
理明  
盤盤根錯錯節  
喻難事後漢書  
虞詡傳不遇盤  
根錯節何以別

守山侯論繼嗣事言甚切至侯許諾數日公薨有遺  
命傳國景山公君聞之即時上途還水戶景山公既  
襲封知君有異才擢郡奉行三遷至側用人班馬廻  
番頭公方網羅一國人材布列內外皆號爲稱職而  
至於通古今達事體則君蓋爲之冠故公眷遇尤渥  
入則參預機密出則應對四方議論風生事無留滯  
公每出新令君一秉筆頃刻而成辭理明暢他人精  
思不能及當時謀議之臣不爲乏人而至於氣魄之  
大知慮之明遇盤錯而不挫處紛擾而不亂則不得  
不推君爲全才凡公之施爲光明正大一新天下之



利器語出本書  
卷三盤根錯節  
篇

唱酬

南山公德川慶  
篤

耳目者君尤有力焉。君容貌魁岸，眼光射人。人一見服其聰明，而愛才容衆，人有寸長，推獎不措。雖在劇職，常延異能之士，酣暢談論，盡其欣歡。時或詩賦唱酬，詞采煥發。其餘事亦能使人屈服。當此時，海內之士，論人才者，必屈指於君，而聲名震天下矣。弘化元年，幕府俄命公傳國世子南山公。君亦獲罪，屏居小梅別墅。是後再攻家學，綜覽羣書，數歲聽還鄉里。尋亦得與親故往來。遠近來請教者，日填門。嘉永七年，公受命幕府，議海防之政。乃召君至江戶，復原職。天下想望風裁，而君夙憤夷狄之猖獗，計畫甚熟。然所

賦裁

光風

抵牾猶言違戾也。漢書司馬遷傳，甚多諫略，或有抵牾註，抵觸也。牾讀爲迂，相觸迂也。牾一作抵。  
詩起承曰：白髮蒼顏萬死餘，平生豪氣未全除。

白髮蒼顏萬死餘  
平生豪氣未全除  
寶刀難九寸  
卻憶常陽

寶刀

寶刀

寶刀  
寶刀  
寶刀

持論，或與時牴牾。君慨然賦詩，有寶刀難染洋夷血，卻憶常陽舊草廬之句。讀者扼腕，而其報國之誠，則確然不撓。南山公親書誠之進三字，賜之以換前稱云。公又以君才兼文武，命總督學政，食六百石。無何，江戶地大震。君以是日歿，享年五十。葬於水戶城西常盤原先人墓側。所著有回天詩史、常陸帶、館記述義、君娶山口氏，子四人。長小野太郎天，次健嗣家，次任，次信，女五人。長適原田成德，餘尚幼。初君先人講究實學，涵畜淵邃，未及施而歿。君天資豪爽，夙有大志。一旦遭遇，以明大義正人心，爲己任，以敬神奮武。

蘇由也

爲政教根本。蓋無不本於家學者。故施之事業。猶取之筐筥。而慷慨激烈。每遇大事。以死自誓。無所回避。亦皆遵遺訓也。嘉永中。夷舶屢來。邊境繹騷。天子深憂之。而嘉景山公留意邊備。繇此君名亦嘗得上聞。訃至京師。天子震悼。有失人之歎。云。聞者感動。益爲天下惜焉。銘曰。

名家之後。實生魁雄。謂天果無意耶。何以能遭吾公。謂天果有意耶。何爲不畢其功。天固不可知也。人孰不知其誠忠。忠精凜凜。震動宸聰。孰謂臣子之誠。不達九重乎。

○(一)議論剴切 文辭雄健 辭理明暢 詞采煥發 慷慨

激烈 (二)盤錯盤根錯節 寒心關心

述懷

藤田彪

三決死矣而不死。 二十五回渡刀水。

五乞閑地不得閑。 三十九年七處徙。

邦家隆替非偶然。 人生得失豈徒爾。

自驚塵垢盈皮膚。 猶餘忠義填骨髓。

嫖姚定遠不可期。 丘明馬遷空自企。

苟明大義正人心。 皇道奚患不興起。

斯心奮發誓神明。 古人有云斃而止。

刀水。謂利根川。忠義填骨髓。蘇軾與李公擇書。中語。文載本卷。前漢霍去病善騎射。爲驃姚校尉。後爲大將軍。伐匈奴有功。後漢班超入西域。平定諸國。留三十年。以功封定遠侯。左丘明著左傳。司馬遷著史記。斃而止。禮表記。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齊昭字子信，號景山，常陸水戶藩主，萬延元年薨，年六十一。私諡烈公，所著有明君一斑抄、論語衛靈公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書經，皇建有極，注，極中正至極之義也。  
中庸，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注，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宇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寶祚以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寧，蠻夷戎狄以之率服。而聖子神孫，尙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爲善。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皇猷。於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尙焉。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民惑俗，俗儒曲學，舍此從彼，皇化陵夷，禍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撥亂反正，諸正莫近於春秋。  
威公，德川賴房，諡號家康第一子。

義公，德川光圀，諡號賴房次子，光圀以弟襲封，後讓國於兄子。



也。蓋亦久矣。我東照公撥亂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以開太平之基。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夙慕日本武尊之爲人，尊神道，繕武備。義公繼述，嘗發感於夷齊，最崇儒教，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則苟爲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

建御雷神常陸鹿島神社祭神也。奉天祖命，平定豐葦原中國，茲土常陸國也。

折衷，折斷也。衷中也。謂為斷事之標準。史記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發揚先德乎。此則館之所以為設也。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絃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來也。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也。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奉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忠孝无二，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不殊其效。敬神崇儒，無有偏黨，集衆思，宣羣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豈徒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鑒焉。設斯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

也。

寶祚 六合 率服 沐浴恩澤 唐虞三代 皇猷 陵夷

藩屏 撥亂反正 允武允文 忠孝无二 文武不岐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

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百代之過客。而浮生如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逆旅，客舍也。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秉，音丙。執持也。魏武帝短歌行，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良，音亮。信也。以，因也。故也。大塊，天地也。天倫，謂兄弟之倫。穀梁傳，隱元年，兄弟天倫也。羣季，以一族會宴者。比李白，皆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百代之過客。秉燭夜遊。天倫之樂事。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

桃花源記

陶

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

年少故云爾  
晉謝靈運封康樂侯其弟曰謝惠連吾人李白自謂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前漢外戚傳酌羽觴兮銷憂賢雀也  
金谷晉石崇園在洛陽崇嘗會賓客賦詩不成者罰之以三觴  
陶潛字元亮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所著有陶淵明集八卷

歎惋外人屢遭世亂也惋音腕驚歎也

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歸田園居

陶

潛

開荒開墾荒蕪也

曖曖昏昧貌

樊亦籠也

史記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遷字子長龍門人也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

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

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

鷄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

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管鮑之交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

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貧交行

杜

甫

翻。手。作。雲。覆。手。雨。

紛紛輕薄何須數。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

此道今人棄如土。

故事雜抄

晏御揚揚 史記晏平仲嬰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

戰國策三十三  
卷著者未詳

列子八卷周列  
禦寇撰

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狐假虎威 戰國策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

朝三暮四 列子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

狙音詛。猿屬也。狙公養之者。賈音貴。乏也。

芋音序。栗也。

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口。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史

記

楚人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王使玉人視之。曰。石也。王以和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

爲詐。別其左足。及武王立。和又獻之。王人又曰。石也。王又以爲詐。而別其右足。及文王立。和乃抱璞而泣於荆山之下。王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因命曰。和氏之璧。

肉袒。袒衣而露肉也。質。謂緹也。古者斬人。加於緹上。而斫之也。

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



卻立倚柱卻行而立倚柱也

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

嚴畏憚也

弄臣，狎臣也

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

賓，擯也。設擯者九人，迎客之盛禮也。廣成，傳舍之名。

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

鑊鼎大而無足者，嘻，音喜，驚怪之聲。

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廉頗藺相如列傳 二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

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

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

咸陽秦都

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

荆楚也，可以爲  
輶也。

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

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一)肉袒伏斧質 皆呼萬歲 怒髮上衝冠 堅明約束

兩虎共鬪其勢俱不生 不俱生 (二)完璧 刎頸之交 趙氏連城璧

格言 二則

大知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鶴林玉露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讀書錄

題藺相如奉璧圖

安井衡

眇然小丈夫而已矣。力不足以維雞，貌不足以加人。而英氣一發，滿堂愕伏。以秦王之暴，不得少折其節。終完璧以還，甚矣氣之能伸萬物之上也。然氣生於

志志奮於義。義苟失矣，匹夫猶且侮之。安能逞於虎狼之秦哉。相如唯知此義也。故他日屈於廉頗，如四體無骨，亦能使頗肉袒謝罪，而趙國賴以安。世之悻悻者，獨知其折秦，而不知其所以能折之，則別有在焉。抑未矣。

鴻門之會

史記

鴻門在今陝西省西安府臨潼縣東。  
函谷關在今河南省河南府靈寶縣。  
霸上在今陝西省西安府咸寧縣東。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

賴襄曰：五十萬言中第一等文字，不獨其前後布置向背開合之妙，即事之緩急、語之疾徐、無不通真。一部二十一史，無復此事。無復此文。賴襄曰：未得相見句，一篇胚胎。

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



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

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

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

賴襄曰：借沛公口敘其交來歷。

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

倍背也。

賴襄曰項王亦  
 豁達大度  
 賴襄曰著范增  
 也一句參差有  
 致又曰目蓋斜  
 睨  
 賴襄曰爲壽壽  
 畢請以劍舞前  
 後再敘而略加  
 數語古史每于  
 此等處見姿致  
 賴襄曰項伯下  
 不著知其意三  
 字益見危急間  
 處

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  
 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  
 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  
 然，籍何以至此？項王曰：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  
 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  
 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  
 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  
 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  
 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  
 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

賴襄曰：使後史  
 敘只曰張良至  
 軍門，告急，樊噲  
 使入救而已。今  
 詳敘問答，又曰  
 其意云云，得此  
 句益生動。  
 賴襄曰：先點出  
 劍盾二字，有來  
 處。

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  
 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  
 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  
 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  
 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  
 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  
 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  
 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  
 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

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

賴襄曰：沛公已出云云，此句不可無。

賴襄曰：使後史敘必曰：我初持白璧云云，今借張良一問見之，妙。

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



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鴻門高 高且雄 天歷數指顧中 謀臣不語日屢動

劍舞雙雙鬪白虹 屠兒一入四座傾 卮酒斃肩腥風

生 君不見俎上之肉飛生翼 卻望天際成五色 秋山儀

孺子可教

史

記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常管通

博浪沙，在河南開封府陽武縣

楚人謂橋為圯，圯音夷，與圯不同，圯音非，毀也。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

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留侯論

蘇

軾

能忍與不能忍，是一篇主意。

刀割刑鋸刑刑鼎大而無足曰鑊。史記袁盎傳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注孟賁夏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

育古勇者也  
伊尹爲阿衡而  
相湯伐桀太公  
望爲師尙父而  
佐武王伐紂

荆軻刺秦始皇  
聶政刺韓相俠  
累並見史記刺  
客傳  
鮮美也腴厚也  
鮮腴謂自好厚  
尊大之義耳  
楚莊王云見  
左傳宣公十二  
年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腴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劬。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

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

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

白

子房未虎嘯。

破產不爲家。

滄海得壯士。

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

天地皆震動。

潛匿遊下邳。

豈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

懷古欽英風。

唯見碧流水。

曾無黃石公。

歎息此人去。

蕭條徐泗空。

英雄末路

史

記

漢五年。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

固陵在河南省  
陳州府太康縣  
西

垓下在今安徽  
省鳳陽府靈璧

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  
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  
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  
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  
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  
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  
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  
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  
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至垓下。

縣東南  
六地名以舒之  
兵屠剪六地并  
舉九江兵來會  
也

蒼白雜毛曰騮  
蓋以色名

閔曲穴反謂曲  
終也  
虞美人歌曰漢  
兵已略地四方  
楚歌聲大王意  
氣盡賤妾何聊  
生

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騮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騮不逝騮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

給欺也

東城在今安徽  
省鳳陽府

決戰一本作快  
戰

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

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

烏江。楊子江津名。在安徽省和州府東北。檣音儀。謂整船向岸也。

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  
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

面。偈同背。以故人故。雖正視也。指指示也。德。施恩惠也。項王死時。年三十一。

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題烏江亭

杜牧

勝敗兵家不可期。

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來未可知。

虞美人艸

曾鞏

鴻門玉斗紛如雪。

十萬降兵夜流血。

咸陽宮殿三月紅。

霸業已隨煙燼滅。

剛強必死仁義王。

陰陵失道非天亡。

英雄本學萬人敵。

何用屑屑悲紅粧。

三軍散盡旌旗倒。

玉帳佳人座中老。

香魂夜逐劍光飛。

青血化爲原上艸。

芳心寂寞寄寒枝。

舊曲聞來似斂眉。

哀怨徘徊愁不語。

恰如初聽楚歌時。

曾鞏字子固，宋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元豐六年卒。年六十五。所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

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  
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

讀項羽紀

林長孺

藤森弘庵曰文以氣爲主長孺既已有此志故有此氣有此氣故有此文又曰承接妙甚

余少好游俠。後有所感激。折節學道。古之豪傑。濟大業者。其規畫既定。髻鬣之時。余改過時年二十四。不已晚哉。及讀項羽紀。乃知羽起時年亦二十四。非有封侯之素。萬金之富。一旦拔起閭伍之間。率諸侯。滅暴秦。龍驤虎視。鞭撻宇內。其志雖不成。何其壯也。嗚呼。大丈夫固宜如此耳。而羽死之年三十一。余今年三十一。與羽死年亦適同。噫。余以羽起之年而起。不

丙申天保七年

能顯於羽死之年。碌碌俛首於細素之間。何才不才之縣絕也。然吾想使羽生於我邦。而遇今之昇平乎。則雖以羽之武力。其不能立功赫赫如彼也必矣。吾第當專力於斯文而已矣。則不必以愚而終也。天保丙申正月上澣。

熟語出典例

志學 而立 不惑 知命 耳順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 論語



袁州學記

李 觀

李觀字泰伯，宋  
盱江人，以文章  
知名。嘉祐四年  
卒，年五十一。所  
著有盱江集。  
宋史：仁宗紀，慶  
曆四年，詔天下  
州縣立學。皇帝  
二十有三年，即  
仁宗慶曆四年  
也。  
守令，謂州太守  
及縣令也。  
尼止也。  
三十有二年，至  
和元年也。  
黜玄糾切，說文  
微青黑色也。聖  
音惡，塗飾也。  
舍，同釋菜。蘋，菜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  
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  
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  
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  
懼人才放失，儒效闕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  
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陘隘不足，改  
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  
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  
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

之屬始立學者  
必釋菜禮先師  
也。  
諡音審告也。  
四代虞夏商周  
也。  
劉氏漢高祖劉  
邦也。  
世祖後漢光武  
帝也。  
草茅危言，謂在  
野而正言者，黨  
錮諸人是也。  
庠序皆鄉校也。  
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

且有日。盱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  
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  
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  
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  
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  
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  
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  
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  
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  
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

墨以微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學問思辨行

中庸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

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六材者。謂六工所用材物。類囊曰。惟書乎三字。收上生下。一字千金。

類囊曰。引三典。尤切於書。妙在簡捷。是用典之法也。故事成語考。三墳五典。乃三皇五帝之書。八索九邱。是八澤九邱之誌。

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

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

類襄曰：此段一篇餘波，而風韻委致，全在於此。

三國志六十五卷，分為魏志、蜀志、吳志、晉、陳、壽撰。

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故事雜抄

三餘 三國志魏董遇，性質訥好學，常挾持經書，投

大司農掌穀貨官

書言故事十二卷宋胡繼宗編

閒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作老子訓註，又善左氏傳。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斷齋畫粥。書言故事，貧而力學，日斷齋畫粥。范希文修學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齋數十莖而啖之。

岳陽樓記

范仲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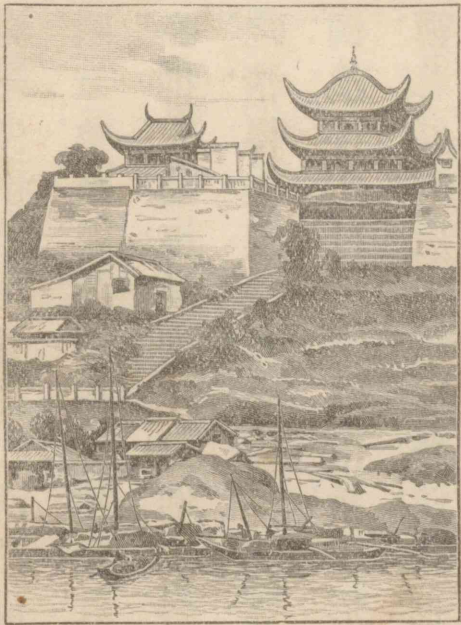
范仲淹字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

宋蘇州吳縣人，歷官至參知政事。皇祐五年卒，年六十四。謚文正。所著有文集二十四卷。唐書岳州巴陵郡屬江南西道。岳州在天岳山之陽，故名岳陽樓在今湖南省岳州府。滕宗諱字子京，河南人。慶曆宋仁宗年號。湯音商，水盛也。霏霖雨雪甚貌。

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

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岳陽樓

（一）朝暉夕陰 氣象萬千 心曠神怡 寵辱皆忘  
（二）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先憂後樂

登岳陽樓

杜 甫

昔聞洞庭水 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拆 老病有孤舟  
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 憑軒涕泗流

春望

杜 甫

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

唐代宗大曆三年，杜甫客岳陽，作此詩。時年五十七，後二年卒。拆音擇裂也。開三四雄跨今古，五六寫情黯淡，著此一聯，方不板滯。司馬光曰：古人為詩，貴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

軾

無罪聞之者足  
以戒近世詩人  
惟杜子美最得  
詩人之體如春  
望詩山河在明  
無餘物矣草木  
深明無人矣花  
鳥平時可娛之  
物見之而泣聞  
之而恐則時可  
知矣他皆類此  
不可徧舉

男女未冠笄結  
髮爲飾曰總角  
石守道名介時  
爲國子直講作  
慶曆聖德詩事  
載在本書卷四  
歐陽修上朋黨  
論篇中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

范純仁字堯夫  
范純禮字彝叟  
范純粹字德孺

以謂也

以上一段自平生景慕說起到敘文集之真

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

本集伯作霸

以上二段列舉古賢功業前定者為後段引

以下三段敘公功業文章皆發于其德結全篇

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

此字指仁義禮樂等

有德者必有言見論語憲問篇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見禮記禮器篇

歐陽修字永叔號廬陵又號六一居士宋吉州廬陵人熙寧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所著有文忠公全集一百五十三卷壽張縣名在今

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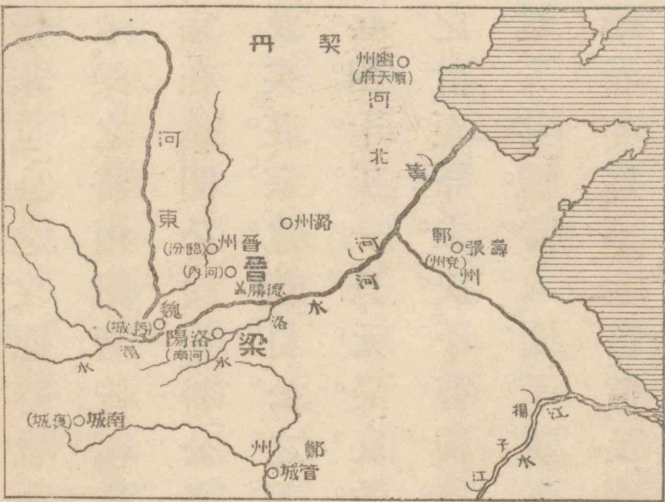
山東省泰安府  
鄭州今河南省  
鄭州  
乾化後梁太祖  
年號  
莊宗後唐主李  
存勗也

五代後梁後唐  
後晉後漢後周  
也

康定宋仁宗年  
號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

德勝今河南衛  
輝府滑縣  
敬翔梁宰相  
末帝後梁末帝  
諱友貞太祖第  
三子及太祖遇  
弒乃起兵平亂  
遂即帝位



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



中都今山東省  
袁州府汶上縣

魏州名今直隸  
省大名府元城  
縣

元昊姓趙自稱  
帝國號曰夏據  
今陝西甘肅北  
部慶曆之初屢  
入寇

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

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

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已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豐樂亭記

歐陽修

滁州名今安徽  
滁州治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

以上一段敘得  
泉築亭  
宋太祖趙匡胤

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閒。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

以上二段敘宋  
太祖裁定大亂  
開天下百年之  
太平

以上三段敘滁人之豐樂因太平之功德歸到亭名結全篇

韓愈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最善古文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諡文所著有昌

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管春將

老，來往亭前踏落花。豐樂亭遊春 歐陽修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

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權貴斥宰相竇參

賴襄曰：一篇柳宗元本傳，與公

他碑誌自別，而

他碑誌終無出

此右者，以韓銘

柳天地鉅觀，宜

乎其如此。

賴襄曰：篇中諒

柳心處，明白如

揭，真千古知己

有此一銘，柳可

以瞑矣。

賴襄曰：文章是

柳一生可傳者，

故先提出之，然

後及事業。

賴襄曰：諸公一

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僞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蹕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

僞傑廉悍  
卓然表后

句是柳禍根，非昌黎誰能言之。賴襄曰：三例字見非柳一人之罪。賴襄曰：以上略敘文章，以下及事業。

賴襄曰：以上敘事業，然後及交遊氣概，遂趁勢下議論，見柳所以下終貶謫。播州，今貴州省遵義府遵義縣。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

地方

連州，今廣東省連州。

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

室塚擴也

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 (一) 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 握手出肺肝相示
- (二) 子厚斥ケラルルコト久シカラズ窮スルコト極マラザレバ人ニ出ヅルアリト雖モ其ノ文學辭章必ズ

自ラカメテ以テ必傳ヲ後世ニ致スコト、今ノ疑ナキ  
ガ如キ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三十五字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西山、在永州城西故名。  
僂、同戮、辱也。  
是州、指永州。  
隙、隙同、間也。  
施、施舒行貌。

本集臥下、有臥而夢三字。

茂音廢、草葉盛貌。

自余爲僂人居是州、恆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

埵、徒結切、土之高也。一曰蟻封也。  
培、薄口切、塿郎口切、培塿、小阜也。又小塚也。

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岌然洼然、若埵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鐔潭記

柳宗元

鈔鑄製衣器潭以形似得名

鈔鑄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而墜之。潭有聲淙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峽中紀行 節錄

荻生徂徠

澗同涼水聲也

迴窅遠也

踰狗目嶺，有新田。以至烏澤驛，皆山路也。日暮，僕從疲甚。民家遠，無炬火前導。輜夫脚探巖稜以進。時或



蹈虛而躡，輒跳其肩，上不已。杙隄欲墜者數。遂下輜冥行，以及所謂猿橋者。

杙音兀動也隄音月同隄

儻音歡侍從也

處，前行者還報，橋板穿，且梁撓如不支，不可行。躊躇久之，會一儻探店者，操炬來，店主人亦來迓，相語是

吐舌，謂驚愕也。

猿王所架，長十一丈，達水際三十三尋。而水深亦三十三尋。則命僊跳身欄外，而左手據欄，右手垂炬，倒照從旁下瞰，黑深。火力短不及。僊益俛伸其臂，遂致火燄逆上，欲燒手。輒遽棄，墜至水際，迺滅。予緣是得目送及其未滅，而覩彷彿也。皆如其言。橋下無一柱，從兩岸累鉅材架起，上者必出下者外尺許。愈累愈出，以得相近而橋之。誠神造也。崖光滑無縫罅，如削立然。土人云：崖腹有釜，神蛇穴焉。歲旱，民聚汲，竭其釜中水。蛇見則雨。驚問何以得至釜所，迺云：土人生于土，長于水。雖束其手足，投橋下，不死。聞者皆吐舌。

又問崖石如無縫。豈苔滑使然歟。云：連一驛百家，在一片石上，則是川亦一大石渠耳。益駭異聞。遂宿于驛。

(一) 轎夫 蹈虛 杌隉 冥行 一僊 目送 縫罅 吐舌

(二) 虛虐 垂乖 迂迎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瘰、癧、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

藤森大雅曰：首段敘蛇之藥材與永人之爭捕，藤森曰當其租。



入是眼目  
 藤森曰二段入  
 本事便是捕蛇  
 者之言言不爲  
 捕蛇之役則久  
 已病矣  
 藤森曰寫最苦  
 之狀是苛政猛  
 于虎之伏線  
 藤森曰寫鄉隣  
 三世之死徒應  
 上文吾祖死於  
 是三句結構精  
 密

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

藤森曰三段明  
 捕蛇之不幸未  
 若復賦之不幸  
 之甚之說不致  
 求更役

藤森曰悍吏之  
 毒有甚於蛇是  
 鄉鄰無日不犯  
 死也  
 藤森曰四段敘  
 作說之意  
 藤森曰孰知二  
 字屬盡當時蒞  
 事者

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譯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其文氣義云云  
 其下不致駭  
 其下不致駭  
 其下不致駭

古文氣義云云  
 其下不致駭  
 其下不致駭  
 其下不致駭

死於虎者

註釋例

禮

記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憑於軾而察其聲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必有重疊憂苦。而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

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一入死虎。便當遷去。以避之。何為留此。致三世俱死。曰。

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他日有為政之責者苛政猛於虎也。

檀弓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黃氏日抄云郭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橐駝傳。戒煩苛之擾。橐駝。即駱駝。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

蒔種也

拳曲也。易更也。

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

勗音極，勉也。

四而字，同爾。

饔音壘，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

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賣花翁

阪井華

賣花翁 住在洛城東。竹扉半破鬢如蓬。  
 自少栽花到七十。培養別傳一家法。  
 栽花雖巧拙謀生。未免街頭喚且行。  
 日暮還家自歎息。滿擔不抵一壠直。  
 辛苦自栽不自觀。徒使他人醉春色。  
 嗟呼世事無不然。不須獨為此翁憐。  
 蠶婦無衣匠家漏。經國人老草野閒。

雜說四

韓

愈

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一星名伯樂在天照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題鞭駘錄

鹽谷世弘

駘音台駘馬不

進也  
荀卿趙人仕齊襄王爲祭酒後仕楚爲蘭陵令著荀子

蠢音春蠢蠢蟲動貌  
帖音蝶垂也  
阜音費食牛馬器也  
綱鑑易知錄一百七卷清吳乘權等編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駘馬可至千里耶曰可何以知其可也吾聞之荀卿氏曰騏驥一日而千里駘馬十駕則亦及之矣使荀卿妄人耶則已苟荀卿之非妄人耶則必不敢欺後人也然則十駕之術如何曰鞭之鞭之而又鞭今日行十里明日行十里行行不息百年如一必至所志斃而後已其是庶幾及之與予駘駘也而有志於千里以古人爲鞭揮之以氣以追騏驥之風寧中道而斃不願蠢蠢然帖耳乎阜櫪閒也作鞭駘錄

韓愈諫迎佛骨

綱鑑易知錄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

鳳翔郡名今陝西鳳翔府

爲潮州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

臺城宮城也

宣政殿名禮賓院名禮賓院凡胡客入朝設宴于此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

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州路八千。

姪孫謂兄弟之孫潮州今廣東潮州府潮陽縣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我骨瘴江邊。

為兄軾下獄上書

蘇

轍

屈原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怙恃父母也詩小雅蓼莪篇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

繳吉弔切糾反也

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

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

所使

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

以遺子由。節一

蘇

軾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與李公擇

蘇

軾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

此時已無復生  
 全之望而詞不  
 怨懟獨戀戀於  
 兄弟之間預結  
 來生詩意極痛  
 切深厚

於邑煩悶愁苦也。邑與悃通。史記刺客傳。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

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望天門山

李白

天門中斷楚江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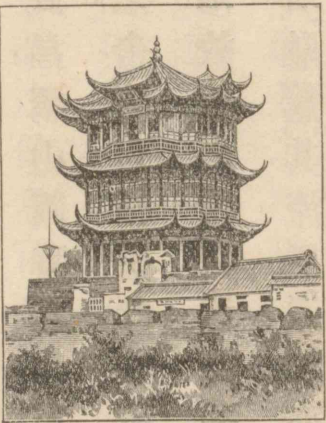
碧水東流向北迴。

兩岸青山相對出。

孤帆一片日邊來。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樓鶴黃

故人西辭黃鶴樓。  
烟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

黃鶴樓在湖北省武昌府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府

江陵今湖北省荊州府江陵縣黃州今湖北省黃州府湘沅二水名在湖南省赤壁山名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北江濱齊安縣名今黃州府黃岡縣西北



武昌今湖北武昌府武昌縣

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周瑜權將嘗破曹操於赤壁下陸遜亦權將嘗破劉備於夷陵

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

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

會計一作會稽指簿書錢穀言

也哉。

赤壁之戰

十八史略

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降操。劉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諸葛亮謂備曰：「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操遣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眾，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為不可，勸權召周瑜。瑜至，曰：『請得數萬精兵，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

夏口，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西。

黃蓋曰：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

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帷幔，上建

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

書遺操，詐為欲降。時東南風急，

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

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言蓋降。

去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

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烟焰漲天。

人馬溺燒，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

壞操走還。後屢加兵於權，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當

蒙衝謂船之狹而長，可以衝突敵船者。裹音果，包也。

雷同雷



景升劉表字

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兒子豚犬耳。

迎操逆操 蒙衝艨艟 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

兒子豚犬耳豚兒

前赤壁賦

蘇

軾

東坡年譜元豐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七月遊赤壁有前赤壁賦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  
一葦小舟也詩河廣篇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漿櫂也

洞通也洞簫簫之無底者

嫋嫋同裊裊悠揚貌

嫋音里寡婦也

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蜉蝣小蟲朝生而暮死云

兮蘭漿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嫋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既望... 斗牛... 赤壁... 蘇軾

論語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莊子德充符篇自其異者而眩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而眩之萬物皆一也此段所本

游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

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一)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 李白 (二)孤舟月上水雲長 崖

樹秋寒古戰場。一自風流屬坡老。功名不復畫周郎。

題赤壁圖 市川世寧

蘇軾

後赤壁賦

蘇軾得廢圃東坡而作堂號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臬。二客從予。過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吳松江出好鱸味異他處

蒙茸草亂貌茸音戎馮夷華陰人爲水仙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

疇昔昨夕也疇發聲也昔猶前也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又隨園清錢塘人乾隆四十年進士嘉慶二年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等周瑜以劉備比蛟龍謂孫權曰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赤壁

袁

枚

一面東風百萬軍

當年此處定三分

漢家火德終燒賊

池上蛟龍竟得雲

江水自流秋渺渺

漁燈猶照荻紛紛

我來不共吹簫客

烏鵲寒聲靜夜聞

題赤壁圖後

安積

信

天下何地無月何處無風而赤壁獨以風月聞者非



作車底曰輿

飛黃馬名也淮南子覽冥訓青龍迎駕飛黃伏

潭潭宮室深邃貌

爾然也

且語餘聲

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閫。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汗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

後子孫也。菑畬音縑余，凡田初耕地反草曰菑。二歲曰畬。漢音黃，漢音老。潢潦路上停蓄之水也。

居諸日月也

徐子，徐辟也。混混，涌出貌。盈滿也。科坎也。放至也。

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且夕念，為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水哉水哉 孟 子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

澮田間水道也  
情實也

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離婁下篇

### 格言五則

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列子

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荀子

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

成聖尊顯至焉。說苑

太一作泰

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史記李斯傳

自從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中庸

### 詠富士山

柴野邦彦

誰將東海水。濯出玉芙蓉。蟠地三州盡。

插天八葉重。雲霞蒸大麓。日月避中峰。

獨立原無競。自為衆嶽宗。

### 池無名傳

安積信

池無名。字貸成。號九霞山樵。京師人。天下所稱為大雅堂者也。襟度蕭散。土木形骸。毀譽得喪。都付度外。有嵇叔夜阮仲容之風矣。善書工畫。五歲時見千呆禪師。作擘窠字。頗怪偉。禪師大奇之。曰。是麒麟兒也。後當名於海內矣。長而刻意於晉唐古帖。結體飄逸。

嵇康字叔夜。阮咸字仲容。並晉人。擘窠字大字也。

心  
白  
か  
は  
の  
て  
は  
の  
て



梅道人吳鎮號  
雲林倪瓚號  
元人

自成一家。畫法則出入于梅道人倪雲林之間。專以氣韻為主。山水尤精絕。世人爭購之。雖零絹尺楮。莫不寶重。先是狩野氏土佐氏。世為畫苑冠冕。其衣鉢皆出於宋元諸名家。而授受寢失其真。卒變為笨俗。有志之士。欲矯其弊。而復之古。而力不足以振之。獨大雅才最高。志最篤。動必取法於漢人。而時人未之信也。嘗齋畫扇。遊尾濃諸州。一握不售。因而歸。抵瀨田橋。悉投之水中。益發憤苦勵。遂闖入古人堂奧。聲華隆隆。然震海內。而言畫者。莫不以宋元諸家為準據矣。性好奇山水。又富濟勝之具。千里孤往。經月忘

返。層巒複嶺。飛屐上下。不窮其高峻。不止最愛富士山。屢登之。每異其路。披榛莽。攀狐兔之蹊。窮人跡之



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  
深處有人家 停車坐  
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  
二月花 霞山推一寫

煙火中人 火食  
之人也

所未到。遇異人焉。神姿奇偉。非煙火中人。蓋仙云。先

幀猪孟切張畫  
繒也

五采青黃赤白  
黑也

畫有六法一曰  
氣韻生動二曰  
骨法用筆三曰  
應物寫形四曰  
隨類傳彩五曰  
經營位置六曰  
傳模移寫

牟貪也

後所作富士山圖凡一百幀橫側正偏備極其妙爲  
天下絕筆蓋大雅爲人纖毫塵垢不以溷其懷而濟  
之以江山之助故奇致至涌雲烟遶腕氣超於五采  
之外而韻發乎六法之中有不可以勉強到者至若  
富士圖則特妙倬詭石破天驚實曠古所未有也其  
行事亦多出人意表者嘗赴浪華遺畫筆妻追躡授  
之乃投拜以謝不知其爲室也聞者絕倒豪商索畫  
許而不果屢遣奴促之竟不就奴出門大罵大雅走  
出陳謝亟濡毫付之每欲購石刻十三經縮衣食數  
年得錢數百貫就書賈購焉書賈牟贏利不與大雅

玉瀾名滿管德  
山氏天明四年  
卒

箏秦時所造故  
曰秦箏  
安永後桃園天  
皇年號丙申其  
五年也

軼同逸

長吁而歸會祇園祠有修造之事乃舉以助經費其  
奇異絕俗類如此妻玉瀾閒澹不飾能配夫之行亦  
善畫每良辰美景斗酒相酬大雅彈琴玉瀾鼓秦箏  
相和而歌觀者幾作晉宋閒想安永丙申以疾卒于  
葛原艸堂年五十有四

野史氏曰名利之習薰灼宇宙雖儒生猶鮮能脫其  
累而大雅以一畫師風流超軼不緇於世之塵滓豈  
其中有進乎技者歟

零絹尺楮 畫苑冠冕 濟勝之具 江山之助 奇致至  
涌 雲烟遶腕 良辰美景 進乎技

陳情表

李密

李密字令伯，晉犍爲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劉氏。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亡，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此疏。

險釁艱難過罪也。  
閔凶，閔憂也。憂謂父憂也。閔一作慙。  
零丁，危弱貌。  
期，一年之喪。大功，九月之喪也。  
遼指賈逵字梁道。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瑯瑯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

榮指顧榮字彥先

僞朝，斥蜀漢一本作荒朝，似可

奄奄，將絕貌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

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謂遼榮二人也

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儁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送母路上短歌

賴 襄

東風迎母來。北風送母還。來時芳菲路。忽爲霜雪寒。聞雞卽裹足。侍輿足槃跚。不言兒足疲。唯計母興安。獻母一杯兒亦飲。初陽滿店露已乾。

槃跚跛行也跚音散

五十兒有七十母。

此福人閒得應難。

南去北來人如織。

誰人知我兒母歡。

孝子之養老

禮 記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慈烏夜啼

白 居易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爲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

曾參字子輿師事孔子以孝聞

類襄曰敘諸夾雜而風神益道不謬史遷而得史遷神髓恨不倩此筆作一部唐史

雷萬春當作南霽雲  
遠後死於僊師  
巡子去疾上疏乞削遠官爵

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  
昔有吳起去。母歿喪不臨。哀哉若此輩。  
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烏中之曾參。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唯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虻蚍，大蟻也。

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蚍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

舊註當時必有地  
謂二公當去之  
大郡而守之不  
當守睢陽小邑  
以自困者天故并  
論之

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賴襄曰：大聲一喝，噤衆口，而奪其氣，見比逆亂設淫辭，數句罵得痛快，是韓公本色。比史遷更覺生氣。

賴襄曰：根上議論中，擁兵坐觀來，敘議渾融得體。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因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甄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賴襄曰：難已所見，閉言之，故有俯仰感慨之致。吾知李翰傳平，平直敘，必無是等風神，不獨其筆力懸絕。

大歷，代宗年號，以巡下當補薦字讀。

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

僅近也。

旋渡也。賴襄曰：蓋人物者，寫畢點晴，此即其法。

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開，或傳嵩有田，在亳。宋

閉。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守睢陽作 張巡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慊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

段太尉名秀實 涇州今甘肅省平涼府涇州 唐郭子儀平定安祿山之亂以功封汾陽王 蒲今山西省隰州蒲縣 邠州今陝西省鳳翔府邠州 竄竄入也 慊同慊足也

首段敘戰邠州卒是其剛正

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人。皆斷頭注梁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

都虞侯官名屬節度使掌軍隊風紀 梁同稍長牙也注屬也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蹩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

火伍猶曰隊伍  
唐兵制五人為  
伍。伍二為火。火  
五為隊。  
草具。盛飯也。

二段敘在涇州  
處。焦令謨是其  
慈惠。

異音孫卑順也

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來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

市買也

自恨死猶抱恨  
欲死後朱泚亂

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謚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楮。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尚不媿奴隸耶。謚雖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

時謚尚在  
三段敘不汚朱泚  
是其濟節

棲置也

沈德潛曰。凡逸事三。一寫其剛正。一寫其慈惠。一寫其濟節。一段如生。至於以笏擊賊。此致命大節。人人共喻。不慮史官之遺也。後劉昫撰唐書。仍不采所上之狀。至宋祁始補入之。

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繫閉。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

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

鞏

撫州。今江西省撫州府。

死字伏後面處。死案婦人小夫知烈伏不足觀公之大案。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

太上皇斥玄宗。

盧杞惡真卿。欲除之。會李希烈反。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乃詔使真卿宣慰希烈。唐書顏真卿傳。安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遵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杲

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

吏部尚書充禮

儀使上柱國魯

郡開國公顏真

卿立德踐行

當四科之首

顏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真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卿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書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此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

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凌邁千  
年送京師土門  
既開十七軍同  
日歸順土門關  
名一曰井陘口  
在今直隸省正  
定府

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閒，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

孟子萬章下篇  
伯夷聖之濟者  
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孔子聖之  
時者也。  
論語陽貨篇子  
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與哉？  
衛靈公篇子曰：  
志士仁人，無求  
生以害仁，有殺  
身以成仁。  
今天子仁宗也。

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

烈字，節字，呼應篇首

親父  
親近  
蒙其德化

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過平原作

文 天 祥

平原太守顏真卿，  
長安天子不知名。  
一朝漁陽動鼙鼓，  
大江以北無堅城。

咸京，長安也。

李郭，斥李光弼、郭子儀。

坎珂，一作轉軻，車行不利也，又不過也。

公家兄弟奮戈起，  
一十七郡連夏盟。  
賊聞失色分兵還，  
不敢長驅入咸京。  
明皇父子將西狩，  
由是靈武起義兵。  
唐家再造李郭力，  
若論牽制公威靈。  
哀哉常山慘鈎舌，  
心歸朝廷氣不懾。  
崎嶇坎珂不得志，  
出入四朝老忠節。  
當年幸脫安祿山，  
白首竟陷李希烈。  
希烈安能遽殺公，  
宰相盧杞欺日月。  
亂臣賊子歸何處，  
茫茫煙草中原土。  
公死於今六百年，  
忠精赫赫雷當天。

紹興軍大

陳陶，五代人，結廬西山吟咏自適。曹松，字夢徵，唐舒州人。唐僖宗乾符六年，黃巢反，山南東道節度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毅拒破之，或勸巨容窮追盡之，巨容曰：「國家喜負之，有急則存撫將士，不愛賞賜，無事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由是賊勢復振。澤國一作兩國，黃巢所掠荆楚江淮等地。

隴西行

陳陶

誓拂匈奴不顧身。可憐無定河邊骨。

五千貂錦喪胡塵。猶是春閨夢裏人。

己亥歲

曹松

澤國江山入戰圖。憑君莫話封侯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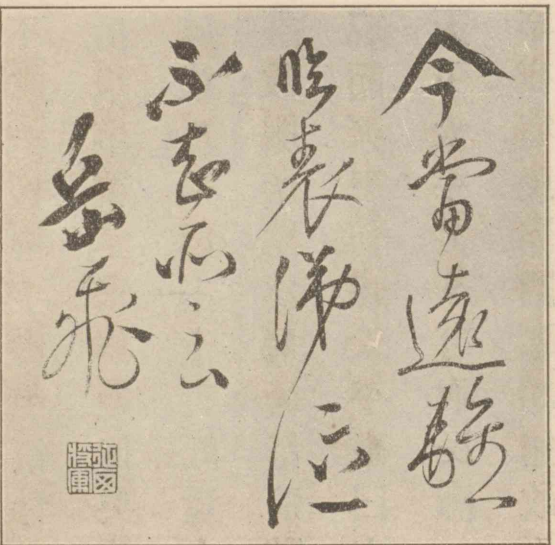
生民何計樂樵蘇。一將功成萬骨枯。

岳飛精忠

通鑑綱目

岳飛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兀朮遺秦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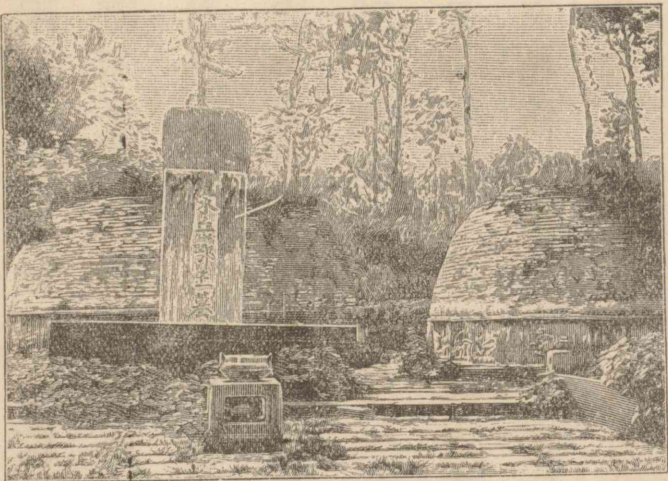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善挽強弓，能左右射，時宋逼於金，中原之地大半淪沒，金人立宋降人劉豫爲帝，以主中國，飛慨然曰：「金人此舉，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也。」



張俊謀，鍛鍊構成飛罪，矯詔召飛，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就獄。檜命丞何鑄大理寺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

長計。檜語塞。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岳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卻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

宗澤謂飛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岳 王 墓

頌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

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撼山易撼岳

家軍難。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淺見綱齋所帶之

劍。鐫赤心報國四字。

題青泥市寺壁

岳

飛

雄氣堂堂貫斗牛。

誓將真節報君讎。

斬除頑惡還車駕。

不問登壇萬戶侯。

岳王墓

馬

存

落盡青松百草深。

鷺鷥斜日叫寒林。

馬存字子才。宋人。善文詩。有豪氣。岳王墓在杭州西湖上。

可伶一片西湖土。

埋卻英雄未死心。

文天祥不屈

刪修

宋史紀事本末

文天祥被執至潮陽。見元將張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掇。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

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州廬陵人。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明陳邦瞻撰。弘範。姓張。字仲疇。爲元都元帥。張世傑。宋忠臣。厓山之敗。赴水而死。零丁洋詩曰。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沈風打萍。皇恐灘邊說。皇恐零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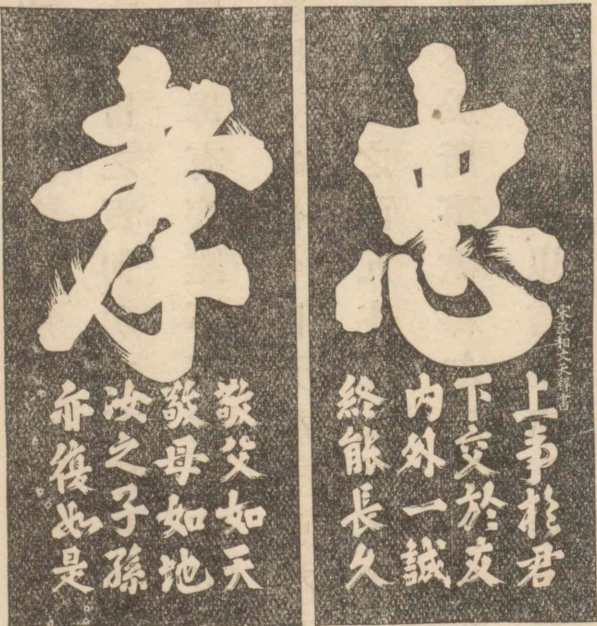
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  
青  
揀同救  
吉州在江西省  
今稱吉安府  
燕燕京也

十七史史記漢  
書後漢書三國

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既而丞相孛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損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孛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頂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

志晉書宋書南  
齊書梁書陳書  
魏書北齊書後  
周書隋書南史  
北史唐書五代  
史是也

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臣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



二子益王昶廣  
王昶也  
廣廣東也

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李羅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作正氣歌以言其志焉。時元主多求才乃召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

柴市在北京城  
安定門內  
論語衛靈公篇  
子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曰生亦我  
所欲也義亦我  
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生而  
取義者也

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年四十七。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爲忠孝所感云。

正氣歌

文天祥

皇路大道也  
齊崔杼弑莊公  
太史書曰崔杼  
弑其君杼殺之  
其弟嗣書而死  
者二人其弟又  
書乃舍之南史  
氏聞大史盡死  
執節以往聞既  
書矣乃還  
嚴將軍嚴顏於  
侍中嵇紹張睢  
陽張巡顏常山  
顏杲卿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  
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  
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  
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下則爲河嶽。沛乎塞蒼溟。  
時窮節乃見。在晉董狐筆。  
爲嚴將軍頭。爲顏常山舌。  
或爲出師表。慷慨吞胡羯。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遼東帽謂後漢  
管寧渡江楫謂  
晉祖逖擊賊笏  
謂唐段秀實  
磅礴廣被也充  
塞也  
陽九謂厄也左  
思吳都賦註陽  
厄五陰厄四合  
爲九  
楚鏡  
楚冠  
診音麗惡氣也

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  
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  
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  
分作溝中瘠。如此再暑寒。  
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  
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  
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  
哲人日已遠。

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和文天祥正氣歌 藤田彪

天。地。正。大。氣。粹。然。鍾。神。州。秀。為。不。二。嶽。

巍。巍。聳。千。秋。注。為。大。瀛。水。洋。洋。環。八。洲。

發。為。萬。朶。櫻。衆。芳。難。與。儔。凝。為。百。鍊。鐵。

銳。利。可。斷。螿。盡。臣。皆。熊。羆。武。夫。盡。好。仇。

神。州。誰。君。臨。萬。古。仰。天。皇。皇。風。洽。六。合。

明。德。侔。太。陽。不。世。無。污。隆。正。氣。時。放。光。

乃。參。大。連。議。侃。侃。排。瞿。曇。乃。助。明。主。斷。

燄。燄。焚。伽。藍。中。郎。嘗。用。之。宗。社。盤。石。安。

清。丸。嘗。用。之。妖。僧。肝。膽。寒。忽。揮。龍。口。劍。

虜。使。頭。足。分。忽。起。西。海。颶。怒。濤。殲。妖。氛。

志。賀。月。明。夜。陽。為。鳳。輦。巡。芳。野。戰。酣。日。

又。代。帝。子。屯。或。投。鎌。倉。窟。憂。憤。正。憤。憤。

或。伴。櫻。井。驛。遺。訓。何。慙。慙。或。殉。天。目。山。

幽。囚。不。忘。君。或。守。伏。見。城。一。身。當。萬。軍。

承。平。二。百。歲。斯。氣。常。獲。伸。然。當。其。鬱。屈。

生。四。十。七。人。乃。知。人。雖。亡。英。靈。未。嘗。泯。

長。在。天。地。閒。凜。然。敍。彝。倫。誰。能。扶。持。之。

卓。立。東。海。濱。忠。誠。尊。皇。室。孝。敬。事。天。神。

憤。憂。憂。貌。憤。王  
分。切。

修文兼奮武。誓欲清胡塵。一朝天步艱。  
 邦君身先淪。頑鈍不知機。罪戾及孤臣。  
 孤臣困葛藟。君冤向誰陳。孤子遠墳墓。  
 何以報先親。荏苒二周星。獨有斯氣隨。  
 嗟予雖萬死。豈忍與汝離。屈伸付天地。  
 生死又奚疑。生當雪君冤。復見張網維。  
 死爲忠義鬼。極天護皇基。

初到建寧賦詩

并序

謝枋得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  
 良友良朋。

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宋人天資嚴厲忠義自任恭宗德祐初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與元兵

戰敗枋得負母逃山中宋亡後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欲薦枋得爲功遣使誘致枋得不應或嫚言無禮天祐怒逼北行臨行作此詩至燕遂不食五日而死年四十四漢龔勝字君賓哀帝時爲光祿大夫及王莽秉政致仕莽遣使召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豈以一身事二姓哉遂不食而死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  
 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  
 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  
 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論語

孟子抄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盡心上篇

孩提二三歲之  
間在襁褓知孩  
笑可提抱者也

天爵以德人爵  
以祿

要求也

拱合兩手也把  
以一手握之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兄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盡心上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篇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

思甚也。告子上篇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篇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告子上篇

牽牛

孟

子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

類比也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

稱王也  
齊桓公、晉文公  
皆霸諸侯者  
道言也  
以已通用  
王謂王天下之  
道  
胡齧齊臣

豐鐘新鑄鐘成  
而殺牲取血以  
塗其鬯鄰也  
殺棘恐懼貌

愛猶吝也  
一段是許王不  
忍之心可以致  
王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豐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殼。棘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豐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少，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殼。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異怪也

隱痛也  
擇猶分也

聲謂將死而哀  
鳴也

二段是啓王、蔡  
識此不忍之心  
詩小雅巧言之  
篇

戚戚心動貌

復白也  
鈞三十斤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

形狀也

挾以腋持物也

老以老事之也  
吾老謂我之父  
兄人之老謂人  
之父兄  
運於掌言易也  
詩大雅思齊篇  
刑法也寡妻寡  
德之妻謙辭也

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故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御治也

三段是啓王擴  
充此不忍之心  
構結也

辟開廣也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臨也  
若如此也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盍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  
四段是言不能擴充由於興兵

以求大欲

恆常也，產生業也，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

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輕猶易也。

贖足也。

王。其如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贖，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

畜養也時謂孕  
字之時  
庠序皆學名  
中重也  
頌與同老人  
頭半白黑者也  
黎黑也黎民黑  
髮之人  
五段是言擴充  
不忍之心則大  
欲可遂其本在  
制民產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篇

四端

孟

子

乍猶忽也  
怵惕驚懼貌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  
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惻傷之切也  
隱痛之深也  
內讀爲納結也  
聲名也

端緒也

四體四肢也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篇

天時不如地利

孟

子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

革甲也委棄也域界限也

天利  
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揆  
龜迎日計月  
觀星候氣  
以察吉凶  
以明利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公孫丑下篇

舍生而取義

孟

子

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sub>用也</sub>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sub>為也</sub>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校學中濟定檢省部文 年二正大 日十月二十

噉爾咄啐之貌  
蹴踐踏也  
鍾量名受六斛  
四斗萬鍾於我  
何加言於我身  
無所增益也

校訂新編漢文讀本卷五

一八八

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  
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  
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  
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告子上篇

校訂新編漢文讀本卷五終

五年終

明正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明正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明正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明正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明正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校訂新編漢文讀本

定價
卷一 金貳拾五錢
卷二 金貳拾七錢
卷三 金貳拾八錢
卷四 金三拾錢
卷五 金三拾六錢

編纂者 簡野道明

發行者 三樹一平

印刷者 綾部喜久二

印刷所 宮本印刷所

不許複製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九一番

明治書院

電話本局二四三八番

